

小偉高第等學校			
圖書			
總 二 五 八 四 號	冊 一 〇 二	冊 四 八	九 門 三 部



日本國志第一

卷之三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國統志三

孝明天皇嗣位

諱統仁仁孝第四子母新侍門院藤原氏家慶薨家定任將軍時美

英俄皆迭以兵船來劫盟

宏化三年丙午美將必氏以兵艦來劫盟

掠下田六年癸丑美將披理以兵艦四艘至浦賀俄將布恬延

以兵艦四艘入長崎安政元年甲寅披理又帥七船至浦賀入

神奈川俄艦又入

幕府雖命各港築礮臺許諸侯作大艦齎火

器入江戶徵諸藩兵設備而審力不敵仍許之泊船三港

下田

長設蕃書調所司其事及美使巴爾理士來請見將軍將軍亦

許之又請於江戶設公使館開十港通商幕府乃遣人奏之帝

帝初聞外變憂甚禱於七廟七大寺以幕府奏下公卿議不許

家茂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奏請勅許未得報美使又促日曠

日不得命將直入京師請命幕府馳書正篤促之帝召關白大

日本國志第一

臣等會議所擬旨有處置外事一依幕府之語權大納言忠能
曰若如此則國體不立是舉朝無人也權大納言正房日果下
此勅當取白麻裂之雖得嚴譴亦所甘心眾同聲應之於是廷
臣八十餘人詣關白尙忠第草勅曰美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
係今將軍變祖宗法失兆民之心何以保萬世前許開下田事已
誤今又與彼約果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其使三親藩更議
而奏而美使復要逼之遂與定互市則十四條旋與和蘭與英
佛俄皆定草約至正篤復命見美使告以京師事美使不悅進船
以兵來逞其欲苟聽我請則我論二國寢其事幕府危懼遂命
清直等與定約十四則鈴印授之時安政五年戊午六月也七
月家茂又命外國奉行永井尚志與蘭使德川親藩慶篤慶恕
訂互市則與英佛俄諸使皆訂定草約慶喜慶永等請廢條約奉勅旨不聽家定薨家茂任將軍初水
戶藩德川齊昭素主攘夷論嘗建美國十不可和之議不用齊
昭大修國政尤注意海防收封內梵鐘鑄巨礮造船築堡壁壘
一變天保癸卯幕府廢外船礮擊之令齊昭切諫後以其家老
結城寅壽誣告幕府幽錮之及美船來起用又不得志去及齊
昭既卒其遺臣二百餘人據長岡驛奉齊昭木主宣言攘外夷
誅幕吏責豪農富商出軍需幕府嚴捕之齊昭擢用藩臣藤田
彪負重望其徒曰彪黨結城之黨曰寅黨彼此相傾至於擁眾

奪地幕府屢討未平及王師東下寅黨尙抗拒官及是帝降旨
軍久而後平明治初年贈齊昭從一位詔褒其功於齊昭令主攘夷事且數幕府違旨之罪幕府老中井伊直弼
乃罪齊昭捕斬黨人幽錮公卿齊昭既見黜憤甚其臣安島帶
之朝臣鷹司家臣近衛家婢奉勅東下直弼家臣謀聞之遂大
索齊昭黨於諸國逮捕中井等二十七人遣人詣京與關白尙
忠謀譴責關白鷹司政通內大臣三條實萬等又捕鷹司家臣
等五十七人江戶亦捕安島等數十人皆下獄直弼面責齊昭
曰君憤言之不用乃私奏京師私請勅書夫君職在輔幕府而
悖謬至此何也遂錮齊昭於水戶並幽其子慶篤慶喜餘黨分
別斬錮流竄是獄也株連蔓延逮捕甚眾內多慷慨憂又諷諸
國之士眾論冤之謂之戊午之獄齊昭旋於明年卒而諸國處
侯之持異議者退隱宗城肥前侯鍋島齊正皆退隱而諸國處
士之主攘夷者益憤激不服遂倡尊王以攘夷之說紛紜競起
至於刺大老萬延元年庚申三月井伊直弼趨朝至外樓田水
道兩衣奴裝直弼野光明等十七人與鹿兒島人某要之於
罪五神人共憤臣等一死爲天下誅之敢請斧鉞文久二年壬
戌又有人刺老中安藤信正於阪下門信正傷肩僅免賊關死
檢戶得書曰信正繼井伊氏後侮蔑朝廷親昵洋夷既貸殿山

日本國志卷三
地於美使又與美使論廢帝事使國學者檢舊攻使館已未六
典大逆無道臣等敢戮元凶以慰天下望云
殺俄人三名於橫濱庚申七月有人殺美國使館書記官於三
田幸西六月水戶人襲東禪寺英館殺傷英卒英使責老中
正日日本政府無權縱人橫逆至此約佛使蘭使將以兵逼信
以備不虞王戊戌冬又殺朝臣王戊戌七月有人殺關白尚忠家臣
有人焚殿山美使館殺朝臣數人榜其首有日行天誅癸亥二月
又殺池內大學使館殺其耳於大納言忠能大納言言遮說要
實愛家日公等不罷職如大學耳矣大學蓋主議和者不奉
藩聲討幕府朝旨願依大藩問罪關左之意久光慰諭留府之伏
拒互鬪自是京尹威令挫而不聽遂抗橫於輦轂下幕府不能制
朝議亦患之也於時倡尊王攘夷者處士也橫行擅殺者亦處士
分處土或欲逮捕之或欲賞其志戒其行容保曰不如論處士
各歸其主無主者幕府食之乃命町奉行按察又置文武場為
處士容身之地既而又有入等持院斬足利氏三世木偶梟
之三條積揭示曰當時王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今大政將復
古故先誅三賊以懲奸惡之過尊氏者容保等議曰託名正義
輕蔑朝爵不可宥乃逮下獄將處重刑毛利定廣上書請釋其
罪容保等堅持不可而朝旨亦欲寬時長門藩毛利慶親上書
之因得不死處士益猖狂不可制

幕府請翼戴王室協和眾心其子長廣留於京薩摩藩島津久
光土佐藩山内豐信亦先後入京帝遂詔薩長土三藩留鎮關
下自是列藩承風爭朝京師者八十餘國慶親在江戶既上書
此幕府當以慶永為大老慶喜為輔速革舊政不則僕欲與薩
把諸藩議奉詔而令四方也又曰近者海士不經幕府直奏朝
廷若有挾天子令諸侯者當成羣雄割據之勢請將軍入朝威
士於列藩參國政獻替可否每事奏而後行則人心服而國威
張矣帝知慶親忠勅召之未往其子定廣將就國途過京師勅
留之與島津久光宿衛輩下久光先密奏出兵京師至京奏曰
幕府戮志士要臣舉事臣敢請處分其亂欲東建言於幕府帝屢
途遇處士要臣舉事臣敢請處分其亂欲東建言於幕府帝屢
遣勅使東下徵家茂入朝王戊戌六月命大原重德副以島津久
入朝議攘夷二日宜選沿海大藩為五大老整武備三日當起
慶喜輔將軍慶永任大老以改革幕政尋又遣三條實美等促
之家茂既尙帝妹乃奉勅解釋慶喜等罪內豐信伊達宗城等
罪并釋鷹司近衛家幽禁旋又釋戊午以來以國以松平容保
事被罪者蓋島津毛利二氏在京頗調停之云
為在京守護職帝亦令守京於是朝廷幕府之間稍和家茂既

入朝帝優禮之仍勅令攘夷家茂留大阪未歸家茂欲歸慶

家茂帝燕見家茂曰業既委萬事於卿當在輦下指揮諸侯帝
謁石見清水祠廟將就祠前賜攘夷節刀家茂稱疾不出乃遣
慶篤為將軍自代委以攘夷首途東下又勅慶喜與會議家茂
尋宣言覽攝海形勝出大阪後聞英法兩國償金事定乃航海東歸
詔定攘夷期令家茂頒告列藩是年癸亥以五月而是時英國

以生麥被殺事刻期責償金幕吏給之歸途過島津久光山江戶

馳馬衝久光前驅衛士殺之英使怒責幕府償金五十萬圓在
朝公卿多主張不償之說幕吏以將軍未歸遷延不決老中多
稱病既而要求益逼遂議使德川茂德西上奏請茂德又稱疾
慶篤致書關白曰議決不償關白告之中外而老中松平信篤
井上政直以刻期不得已授券英人時帝遣小笠原長行東
下令與幕吏會議外事長行欲先鎖港而後償金老中不聽長
行至橫濱見各國公使述前議皆不聽慶喜東下聞償金議決
馳驛止之事不可回乃報京師即詔公卿諸侯會議眾秉燭而
騷然上

有美國兵艦泊赤間關者長門人遽以礮擊詔賞長人

武斷又責幕府以遷延又詔讓幕府私盟七國日鎖港限三十

又頒開戰詔於諸藩又詔曰兵端既開沿海有急則諸國當應援

教日既奏請帝遂詔行幸大和議親征會幕府與長人有隙長

薩土三藩特勢相軋又互有隙朝旨忽中變長人遂挾三條實

美等公卿七人走長門廷議逐長人歸國氏奏請車駕幸大和

示親征之意廷議從之會美人以赤關事訴之幕府幕府遣使
以擅伐責長藩長藩抑留幕使暗殺之遂與幕府有隙廷臣之
助幕府者乘隙間之朝廷始疏毛利氏既行幸議決忽有流言
謂長人謀乘行幸時火大內阻還駕將駐蹕函嶺以征幕府者
時處士屢說朝廷尊融齊敬促親征又投書公純忠房責以議
阻親征之罪皆惡之文久三年癸亥八月十七日夜半尊融以
下盡朝議乃變急召守護職容保徵兵備變傳命鎖九門使薩
摩會津諸藩分守之停三條實美等徵兵備變傳命鎖九門使薩
親町實德柳原光愛等入尊融傳詔曰親征非帝旨也乃傳奏
等信長人危激之言矯詔圖不長耳卿等其審之十八日昧爽
長人聞變不知故率眾馳至則諸國守門兵槍炮成列不許入
眾大驚馳集關白第而關白輔則諸國亦受朝禁未之知俄而有
相持久之京人皆荷擔而立先是三條實美掌親兵實美遂率
親兵千餘馳騎入朝門者拒之亦走詣關白第第一遣擾時光
愛奉勅召輔熙入而實美因關白有所請朝旨不納且遣使責
以違旨私出之罪長人之屯堺門者光愛銜詔慰以引兵歸國
以待後命長人不肯退薩人請討之長之隊將遂擁三條實美

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王生基修四條隆調錦小路賴德澤
宣嘉公卿七人航海而去詰朝詔召實美等不在得實大怒盡
削官爵尋禁長藩入京僅留邸監一二人餘悉逐去容保等仍
日警備遂下詔曰近日勅旨真偽錯出以致紛擾凡係十八日
以後令者乃實朕意列藩其審之朝旨於是一變矣時謂之翻
覆給旨幕府旋奏請增專融容保等封是月有故廷臣中山忠
光等舉兵大和號天忠黨將攻京師幕府討平之忠臣等航走
長門旋又有平野次郎等舉兵但馬奉澤宣嘉為首幕府亦平
之宣嘉**長人舉兵犯關容保等糾合諸藩兵討却之**國也毛利
仍西奔慶親父子自敘癸丑以來力主攘夷周旋朝廷幕府間之事號
曰奉勅始末書遣家臣上之汝之詔欲竭力致死以報國而廷旨
忽中變保無引外敵以鎮內變如石敬瑭其人者願朝廷審之
又不省於是其宰臣福原元備等以三道兵犯京王公等皆大
驚會議徹曉時薩土久留米三藩重臣連署請討長人守護職
容保遂糾合諸侯兵討平之元備等遁走所獲軍令狀乃有慶
親父子印信朝議遂聲毛利氏罪目為朝敵奪其父子官爵勅
幕府**會美亦糾英佛和四國師攻馬關長人潰敗幕府遂傳檄**
追討諸藩督師西征長人懼伏罪幕府使傳命慶親曰父子當屏居
等出鎮亡命不圖其舉兵犯關致蹈大逆旋**幕府以長人內訌**
退入萩城誅首謀元備等十餘人獻首謝罪

仍再議征西家茂率師過關因入朝請勅旨許外交條約帝亦
許之初幕府假開三港漸及他港當時各有期限時兵庫開港
內外切迫乃上書辭職別疏請勅許開港慶喜容保等亦上書
申家茂不得已之意帝乃許開橫濱箱館長崎三港仍不許兵
庫之請家茂遂奉勅頒告中外自戊午草**家茂方遣使責長藩**
約至於乙丑紛紜爭執者八年終許之焉
而薩人忽與長人合詔徵薩兵會討不從師卒無功家茂旋薨
於軍自是強藩不復受節制而幕府勢益孤矣長人先有二黨
曰激烈黨征討師至慶親父子入萩城已伏罪激烈黨高杉晉
作傳檄幕兵戮恭順黨首數人慶親父子居山口城山口蓋倣
西式為堡壘者也於是閩藩兵決死戰幕府於廣島設總督府
令諸藩會兵惟薩摩獨辭初京師之變薩人擊長人多虜獲長
人亦炮擊薩艦二藩如水火既而薩人相議曰今日之要務在
一敵愾以護皇國而動兵邦內使外人得漁人利非策之得薩
土西鄉隆盛密遣使於長交合而朝廷幕府均未之知也至是薩
力贊成之於是薩長之交合而朝廷幕府均未之知也至是薩
人辭會師薩士大久保利通又至大阪諫西征之師幕府不聽
丙寅六月幕軍進壓長防四境海陸兵三道并進俱不利家茂
方臥病大阪詔命慶喜代為指揮慶喜將往廣島敗聞屢至諸
藩引兵朝野失色家茂旋卒遂詔罷西征幕府別遣勝安房命

長人罷兵自西師之起幕府帑家茂既薨以慶喜任將軍明年
藏不支兵又駕弱故師卒無功遂奉還政權帝旋以患痘崩在位二十年
元治日帝自即位深以國家安危為憂蓋與外交相終始云
格即位為德川氏極盛之時而外患既萌肯矣孝明在位外人
迭請通商要挾日甚舉國囂然倡懷夷說苟或異議則目為奸
黨幕府初亦拒之繼審其勢力不敵意遂轉移孝明始亦決計
攘夷末年尋悟其非勅旨亦反覆而三強藩巨室乘浪土憤
激之勢王霸離間之交始欲假朝議而順人心繼乃用土氣而
亡幕府故當時攘夷之論要其所歸不在懷夷而在尊王尊王
所以亡幕府也迨王室尊幕府亡而知夷終不可攘遂決然變
計大開外交仍與德川氏未年無異然而德川氏亡矣自光格
至此凡三世八十六年德川氏自德川氏自德川氏自德川氏
康至慶喜凡十四世二百六十六年明治天皇嗣親王之子
今皇即位慶應三年五月開兵庫港十月德川慶喜上表奉還
政權十二月復七卿及毛利氏官爵廢攝關議奏傳奏守護職
所司代新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頒告全國親裁萬機慶喜潛
入大阪城容保定敬等從之詔禁容保定敬入京召慶喜不至

慶喜請斥薩藩士參朝政亦不報明治元年正月慶喜大舉侵
關拜嘉彰親王為征討總督賜錦旗討之慶喜敗遁入江戶詔
削慶喜以下官爵先是土佐侯山內豐信上書慶喜曰比年以
我中世以還武門執政久矣然方今天下大勢一變不可復應
守舊規宜奉還大政於朝廷以定萬國並立之基業云云慶應
丁卯冬十月十四日慶喜大朝會列藩羣臣於二條城以示慶
政權之意諸將咸失色而退有薩藩土佐藩士在坐力懇通之慶
喜即決議具奏優詔報曰諸侯賞罰黜陟之權自天子出其他
仍如舊待朝賀以下三藩入觀時決之時廷議紛紜德川
親藩多諫朝廷賀以下三藩入觀時決之時廷議紛紜德川
今廷議多諫朝廷賀以下三藩入觀時決之時廷議紛紜德川
權則十二月八日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岩倉具視德川
實則小與德川慶勝慶永島津茂久收還政權然土地人民越
會實宜小與德川慶勝慶永島津茂久收還政權然土地人民越
無實則小與德川慶勝慶永島津茂久收還政權然土地人民越
袖中則籌畫變革事宜也豐信曰諸侯亦宜具視德川人民越
議至微旦九日容保奏辭守護職與定敬俱入二條城有詔罷
藩又廢攝政關白及幕府即容保定敬所領國而代以薩土藝諸
裁議定參與三職以熾仁親王為總裁具視忠實愛為議定
薩人小松帶刀土人後藤象次郎為參與詔曰自今以往大小

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之於是復三條實美毛利慶親等官
爵令來京毛利氏以兵入京師實美等踵至又以實美任議定
長人亦自疑忌慶親亦與時德川毛利事已平而嫌隙未忘會
旨非前日比既許將軍依舊任事而九日小御所之議日近朝
者亦戒嚴屹然相持人情惴惴將士或說慶親曰事已至此坐
受箝制孰與據大阪城扼咽喉以制人慶親領之遂留書於朝
於十二日封五百萬石賜以三萬石為巨藩不省時議欲召慶
慶勝傳旨促入觀慶親奉命而心危之不敢往會江戶有處士
數百潛伏薩摩邸出劫富商掠金穀慶喜因奏陳薩人在東寇
掠之狀請其藩士之參朝政者又不省慶喜下令江戶搜捕
既開騎虎不得下矣明治元年戊辰正月三日慶喜以兵三萬
抵伏見鳥羽命會桑人為前驅詔命薩長二藩南扼伏水鳥羽
二關許以便宜從事是日幕軍遣行人請過二關曰寡君奉詔
入朝而公等阻之不得已則有戰耳既而東軍大至王師力拒
之戰三日東軍敗慶喜容保定敬等倉猝航海東去九日總督
純仁親王入大阪十二日詔削慶喜以下官爵大告四方論以
征之旨尋拜有栖川熾仁親王為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令
各國使臣毋得援戰軍器三月帝延見英法美蘭各國公

使以二條城為太政官代裁決庶政帝親臨會公卿諸侯設五
誓曰萬機決於公論曰上下一心曰朝暮一途曰洗舊習從公
道曰求智識於寰宇誓畢策問開蝦夷議尋刊行太政官日誌
幸大坂觀海軍大總督自東海道航海達駿府陸軍自中山道
取甲府海軍至品川慶喜請降入寬永寺待命四月勅使橋本
實梁柳原前光入江戶收其城省慶喜死一等屏居水戶慶喜
等之東也臣屬驚駭有建議者曰為今之計當藉外國力以靖
內變不則擁輪王寺法親王以令天下是或東照公貽我子孫
者蓋謂德川家光請以親王為東叡山座主後沿為例者也議
不決幕臣日夜謀拒守或欲扼函關或欲由海路襲大坂而慶
喜一意主恭順手書禁諸臣曰慎勿抗官軍抗官軍猶刺刃於
吾腹也遂出城居寬永寺僧舍命家臣勝安房大久保一翁留
鎮撫既而官軍海陸大至勝安房出見參謀西鄉隆盛具陳慶
喜恭順狀請弭征師隆盛徵謝罪表上之督府府下合止戰
移兵入江戶戊戌之及勅使至慶喜盡揮去僅以十隊行德川遺黨橫
下諸隊欲從者數千人慶喜盡揮去僅以十隊行德川遺黨橫
行房總之間官軍討平之大總督入江戶閏四月官軍擊總野

賊五月討據東台賊關東悉平自慶喜歸順德川氏遣臣舊部所在騷擾其扼甲斐者以古屋作左為首後敗隊聯黨糾合亡命

其在總野間者以大鳥圭介為首與官軍戰於小山於宇都宮圭介等亦敗走會津其在江戶者聚於寬永寺擁輪王寺親王公現據東台稱守祖廟擊東照公旗幟官軍大破之公現亦投會津而其據函根者亦敗走與羽於是關東八關東監察使州畧定下詔收錄德川氏臣屬由是歸順者多

三條實美抵江戶宣勅召德成紹將軍後賜駿遠與羽七十萬石討會總督九條道孝澤為量等帥薩長筑兵赴與羽時仙臺

米澤及其他十餘藩連盟於白石以拒官軍詔削伊達慶邦等官爵六月官軍入越後七月改稱江戶曰東京官軍圍若松城

九月容保出降仙臺米澤南部庄內皆降初容保通歸尋就國仙臺米澤乞申救二藩不答朝廷亦勅仙臺藩伊達慶邦米澤藩上杉齊憲會討既而容保乞哀因二藩為請二藩連盟乞赦

其罪并傳檄召與羽諸藩會於岩沼總督道孝欲許之參謀世良修藏不許議令納城池繳兵器然移樹降旗且責二藩通會之罪二藩怒曰督將納言而參謀阻之是挾朝威以攻私讐也遂斬世良傳檄諸藩於是與羽連衡援救會津同謀者十有七

藩物情恟恟報至遂削慶邦齊憲等官爵官軍諸道進攻自五月至七月始圍若松城若松城四面險阻不能運巨礮萃全國

刀出戰城破驍將死乃克之城中老稚婦女往往負竹竿揮雍而子出降而仙臺南部庄內等藩皆降與羽悉平十月車駕幸

東京先是榎本武揚挾八軍艦脫走至是入蝦夷奪函館明年五月討平之初德川氏遣榎本武揚學操船術於和蘭業成而之入艘兵隊脫走者榎本等潛與通謀後聞與羽連衡相議日率此堅艦橫行海上以援陸軍天下事尚為可為也明治元年八月遂藉口鎮撫由品川脫走朝廷擬以海盜令各港禁與糧食

告各國公使勿與接會大鳥圭介等由仙臺敗遁率兵隊往往投勢益張十月遂奪據函館告諸國貿易如舊用美國公推例以武揚為總裁設官置成尋托英佛國買易上書曰德川遣臣過三

不能與人非七十萬石所能養是皆二百餘年所涵育雖填溝壑臣等固與工商一臣哀其所關流離輒率之移住蝦夷從事開拓

川氏等固與工商一臣哀其所關流離輒率之移住蝦夷從事開拓朝廷北門鎖鑰朝議臣等必効死致請舉蝦夷地賜之舊主以固并進至明年五月榎本等軍艦或遭颶布告各國徵諸道兵海陸盡沈沒困守五稜郭官軍遣人招之降日惜哉鐵石丈夫今徒瓦裂耳榎本等卒不願相約屠腹死惟介使者贈其所譯萬國

海律全書於參謀黑田清隆參謀贈以酒又遣人說諭榎本等乃議就刑以有罪死遂降初朝廷聞函館變慶喜請自往討及是東北悉平德川臣屬無復抗王師者眾論亦十二月分陸奧頗諒慶喜之心云其後武揚圭介皆赦罪進官十二月分陸奧為五國出羽為二國車駕還幸京師是歲始造紙幣二年正月罷警蹕喝道儀二月置集議院徵諸藩士為議員撤諸道關廢磔焙二刑許發印新聞紙三月置待詔院車駕再幸東京遂駐蹕五月東北悉平建招魂社祭戰死者賞丁卯以來戰功設電信機置彈正臺廢徵士稱立府藩縣一致之制以舊藩主充知藩事賜歲入十一廢公卿諸侯之稱一為華族其臣隸為士族先是元年正月薩長肥土四藩上表請奉還藩籍大意謂名器不可假人今朝廷既收還政權然諸侯仍據有封土政出多門其何以與內治而禦外侮宜詔各藩與奪黜陟一歸之天子以示天下更始奏上列藩多微之廷議以其關全國大勢廣詢於眾議未決至是以東北悉平乃勅聽其請改藩為府縣即以舊藩主任知事名曰府縣藩合一之制就各藩租入之數以十分一給之七月改置官省設官位二十階分勅奏判任三等廢東

京京都大坂以外諸府並為縣改蝦夷為北海道分十二國九月詔賞復古功臣三十四人賜祿有差十二月廢中下大夫上士等稱悉為士族廢祿制給廩米時高知藩知事山內豐信建先試行於藩內詔聽所請後十二月遂三年正月定諸旗章九定皇族華族祿制收其采地別給廩米月許齊民稱姓氏十二月收諸國寺社領地定親王賜姓制頒新律綱領四年二月徵薩長士三國兵為親兵使華族悉隸東京以氣器製金銀幣三月定武官禮式用軍服四月許庶人乘馬遣外務卿伊達宗城於我大清定條規五月遣參議副島種臣於俄羅斯議樺太疆界七月廢藩為縣帝親諭藩知事罷其知事賞奉還版籍之建議者先是尾肥阿因廢諸官省改太政官官制八月定官制等級分官等為十五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三職列諸省長官上許華族平民相婚嫁廢穢多非人

稱令國民散髮脫刀隨意十月勅右大臣岩倉具視為大使參
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等為副使聘問歐米各國定
府縣官制改知縣事名縣令府曰知府事十一月頒縣治條例
及事務章程五年三月廢親兵置近衛兵頒勅奏官犯罪條例
四月禁典賣土地於外國人置教導職頒教憲三條許僧侶食
肉娶妻五月車駕西巡六月設郵便局七月定學制分學區八
月置裁判所創銀行九月作鐵道自東京至橫濱十月禁賣買
人口解放娼妓十一月詔廢太陰歷頒行太陽歷尋頒徵兵令
六年一月改置鎮臺營所廣置公園廢五節以紀元節以神武
日為紀元節二月十一日也為祝日二月改正父祖被
毆律禁復讐三月詔許與外人婚帝斷髮皇太后皇后亦革雍
眉涅齒舊習遣外務卿副島種臣於我大清六月頒攝影御容

於府縣七月定耕地稅徵地價頒布坑法九月大使岩倉具視
等還十月參議西鄉隆盛副島種臣等罷先是遣使朝鮮朝鮮
書亦多不遜語於是征韓議大興既而岩倉木戶等自歐州還
抗論執為不可隆盛遽謝病歸鹿兒島種臣及參議後藤象次
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相踵辭職去上下物論譁然後有賊刺
傷右大臣岩倉具視於途獲賊為高知人乃因征韓議不行以
為右大臣主持故十二月稅華士族祿許士族以下奉還祿賞
除之以動廟議云充海陸軍費又設家祿賞七年一月前參
議副島種臣等連署上表請起民撰議院謂倣泰西制立議院
撰地方民人之賢者
俾議政事以分官權也其時大學頭加藤宏之投書駁論以二
為民智未開計時未可爾來兩議聚訟處士橫議至今未已二
月肥前賊起討平之初新平以征韓議不合歸快不快樂佐賀
者解職居東京託鎮撫為名歸國歸則煽動黨人劫豪戶掠軍
費二月二日遂舉兵逼縣廳縣吏皆本縣士族多黨賊者電機
報警東京戒嚴遣大久保利通等鎮之未至賊陷佐賀城乃詔
以嘉彰親王為征西都督發東京大阪廣島鎮臺兵討之島津
遁去旋捕新平於土佐義勇於薩摩梟斬之三月設女子師

範學校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將兵征臺灣生蕃六月設北海道
屯田兵制七月賜百官避暑假頒印稅規則八月詔參議大夫
保利通使我大清論臺灣事遂議和撤兵十一月許士族還納
百石以上家祿賞典祿八年二月課煙草稅車馬稅酒麴稅四
月廢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勅曰朕即位之初首會羣臣以
之靈羣臣之力致今日小康顧中興日淺未臻土理朕乃擴充
誓文之意更設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司法之
權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漸建立憲政體欲與汝眾
庶俱賴其慶汝等其體朕意九年九月勅有栖川親王曰朕今
欲本我國體斟酌海外各國成法汝其條列以聞朕親裁之立
憲政體蓋謂做泰西制設立法使官民上下分權立限同受
治於法也六月始開地方官議會以參議木戶孝允為議長帝率
及平民傍聽凡會議之法議長先條舉議問及議草令書記官
誦之而後各員發論問答陳其所見議長從其可否多寡決之
頒讒謗律新聞條例七月議定全國民會公選法十一月割樺
太全島與俄羅斯而取其千島九年一月詔參議黑田清隆議

官井上馨使於朝鮮定修好條規四月定官吏懲戒例五月朝
鮮修信使來六月車駕行幸奧羽定道路等級頒地方官任期
例九月政府縣裁判所置地方裁判所十月熊本山口賊起討
而平之初熊本縣土匪大野鐵平等倡尊攘說稱神風黨及廢
前原一誠等又據萩作亂一誠為戍辰功臣官至參議以議不
合辭職至是弄兵詔捕其亂一誠為戍辰功臣官至參議以議不
來五年四月越後人以其不喜新政倡德川恢復作亂六年六月
以改歷及徵兵令越前美作筑前阿波讚岐土寇蜂起是年十
月秋月亦有土匪十二月三縣城縣以十年一月詔減地
租六分之一詔曰朕惟維新日淺中外多事國用實不貲猶憫
租使無偏重今又察稼穡艱難深念休養之道更減稅額為百
分之二分五釐有司宜省濫而用以體朕意於是減諸官省費
用減諸省定額金改正諸省府縣官等車駕幸京都二月幸大
和三月鹿兒島賊起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等為之渠魁官軍討
之至八月乃平隆盛既辭職與陸軍少將篠原國幹桐野利秋
偕歸其鄉設私學校驅闖國壯士皆就學與縣

令大山綱良謀派校士為各區長一縣翕然應之先是陸軍遣
船移鹿兒島倉庫彈藥校徒羣起掠之會警部中原尚雄巡察
縣屬私學徒聞之縛向雄等附之縣吏拷掠百端誣以受政府
長官旨刺殺隆盛爰書已具乃宣告曰陸軍大將西鄉隆盛有
訊問政府之事首途東上從者聽之眾皆荷銃騰騰至二月十五
日士族會者一萬五千人分爲六軍遂發鹿兒島十八日移檄
熊本縣及鎮臺令其速降少將谷干城焚街市布地雷火力守
熊本城後賊徒卒不能過熊本一步警問達京詔暴其罪并視
西鄉等官爵以有栖川親王爲征討大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
海軍大輔西川純義爲參謀以近衛兵及各鎮兵討之遣軍艦
十隻巡備西海別遣勅使柳原前光由海道至鹿兒島懇諭島
津氏父子令其鎮撫官軍諸道進攻賊徒抵死力拒然卒不支
至九月遁歸鹿兒島二十四日西鄉以下皆戰沒是役也全國
騷然士民之榮點失志者多響應賊徒又多有戰健卒故能以
一隅之力抗全國之軍然官軍以電報飛遞軍艦徵調巨礮彈
丸儲積豐富賊皆烏有故能制賊死命當破鬼嶽時得賊簿記
有知縣士族通謀狀乃飭縣逮捕元勳與木戶孝允大久保利
通稱爲三傑負重望得民心及其沒也
西南有彗星國人尚名之爲西鄉星云
十一年正月我大清欽
差出使大臣何如璋等來駐東京五月盜刺參議大久保利通
八月車駕巡狩北陸諸國十一月還幸

外史氏曰余既編國統志於皇統絕續之交霸府興廢之故國
家治亂之由復擇其要詳之小註綜其變故之大者有四事焉
今彙叙於篇末一在外戚擅權移太政於關白天智時內大臣
鎌足有功王室賜姓藤原氏其子不比等文武聖武兩帝皆納
其女孝謙其外孫女也不比等始爲太政大臣其後自光仁以
至崇德二十七世非藤原氏出者獨光仁桓武仁明宇多後三
條五帝耳不比等四世孫良房納女于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
長子惟喬而憚良房不敢立清和卽位良房始攝政其子基經
廢陽成立光孝始立關白之號謂萬機先關白之也基經二子
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時與其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
是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爲平守平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儲
貳而實賴等以非藤原氏出阻之而立守平於是有安和之變

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華山兼家女生一條兼家乃使道兼賺華山遜位於一條其後三帝皆道長女所出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賴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疏其長子忠通而愛其少子賴長於是有保元之亂其後忠通子孫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至於一姓分爲五派更爲攝關然其勢衰微不足道矣當其盛時皇后太子非藤原氏出卽藤原氏出非攝關女均不得輒立卽勉強樹立而宣立后之詔拜東宮之官盈廷諸臣至無一人敢執其事者陽成廢而退院華山賺而爲僧舉朝悚息莫敢異議而其由旁支人繼大統者輒涕泣感恩謂非大臣力不得立事無大小先告關白偶因一語不合則以退要君必優詔慰諭強起視事而後已蓋歷代之君專昵其閭幃燕好之私內

有所制外有所憚而諸藤妃嬪操國鏡執巾櫛遂奪大政而移之外家矣雖有一二剛明之主冀收大權而申獨斷然積重之勢不可挽回蓋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漸矣極藤原氏之橫賄賂徧於朝廷田園徧於通國而諸國吏治廢弛盜賊蜂起所以在武人橫行肆擾當是時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武人以奏功效因襲之久旣如君臣諸國武士半其隸屬寶龜中議決元者專習武藝以應徵調至貞觀延喜之後百餘地廢上下隔絕與羽關東之豪民輒坐制鄉曲藏甲畜馬自稱武士而自藤原氏執政官多世職將帥之任每委之源平二家而諸藤原氏猶於是所在武士分屬源平源平用之若其臣隸而諸藤原氏猶未之悟也方且以門閥相高以格例爲政鄙視武士不列齒數雖立戰功吝而不賞然一遇有事仍委之源平二氏二氏各發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莫不立辦諸藤利其便也又且延爲爪牙傾排異己乃至父子兄弟爭執朝權於劫一朱器臺盤亦令

調兵相助忠實長子忠通次子賴長忠通方爲攝政忠實欲令氏長者吾所與乃令左衛門尉源爲義遣兵入忠通第奪傳家重器朱器臺盤以授賴長逮平保元之亂則上皇倚源氏朝廷倚平氏互相爭鬪平氏仆而源氏起大權復移於將門矣嗟夫上至聖武下迄源平藤氏之執朝權者凡二十餘人歷四百餘載雖未有新莽曹操其人敢於僭竊者而驕縱奢逸召禍釀亂終舉其千歲不拔之基授之於嚮所奴隸之武人而藤原氏亦與王室俱衰共頽僅存空名不亦哀哉一在將門擅權變郡縣爲封建上古國郡置造長奉方職者百四十有四猶封建也孝德時廢國造置國司任國守者六十有六猶變封建爲郡縣也於是郡縣七道治以守介而在朝之官有田有食封多者不過三千戶有功田有大功者始許世襲自相門執權封戶口多各國莊園居其十八守介所治一二而已故國司常不赴任舉其

地方豪族武人以自代源賴朝興國司置守護田園置地頭督賦稅備寇賊武人任職徧六十以總其權於帥府封建之勢始矣北條氏因其舊制守護之任猶得考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建武中興以新田足利諸族有滅北條氏功思以土地收人心概以一姓連跨數州名雖守護實則封建足利氏叛乃奪諸氏所有予子弟功臣令其世襲士馬出於斯芻糧出於斯爭戰出於斯封建之勢成矣足利氏之初務以大封略將士迨所志已遂而雄藩尾大勢不可制及其衰也內臣構難外國黨援狼吞虎噬反以自斃織田氏起於陪臣一時部將多屬英傑攻略所得輒以分賞其志蓋欲盡鋤故國取而代之也豐臣氏繼興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功不克成於是又變一法焉兵威所加但求降服苟能歸附卽還故

封雖蟠踞九州者亦因而撫之不少殺削以故一時羣雄咸俯首聽命然而身沒未幾海內分崩蓋日本封建之事足利氏未享其利而先承其弊織田氏欲去積世之弊而未及圖其利豐臣氏苟貪一口之利而未能祛其弊至德川氏而封建之局乃一成而不變焉德川氏之盛時諸侯凡二百六十餘國既分封土地得眾建力少之意復廣植子弟爲強幹弱枝之謀而又據其險要操扼吭拊背之勢令諸侯築邸第質妻孥於江戶間歲則會同於東使諸侯戀於室家疲於道路有所牽制而不敢逞以故父老子弟不見兵革世臣宿將習爲歌舞絃酒之歡溢於街巷驩虞酣嬉二百餘載可謂盛矣夫源氏種之織田氏耕之豐臣氏耘之至德川氏而收其利柳子厚曰封建之勢天也非人也豈其然乎抑非德川氏之智勇不克收此効乎然如島

津之薩摩毛利之長門鍋島之肥前始於足利織豐之間襲於德川之世族大寵多兵強地廣他日之亡關東而覆幕府又基於此斯又人事之所不及料者矣一在處士橫議變封建爲郡縣自將軍主政六七百載王室之危甚於贅旒北條足利二世最爲悖逆然卒未有躬僭賊而干大統者蓋旣已居其實不必爭其名且存之則我得挾以驅人廢之則人將挾以謀我此或奸雄竊賊操術之工者而王室一綫之延正賴以不墜得以成今日中興之業當將軍主政時尊之曰幕府曰霸朝甚則稱國主稱大君稱國王足利義滿稱臣於明受封曰日本王義滿後又贈太上皇號德川家宣與朝鮮國書自稱曰日本而自將軍以下大夫臣士士臣皂隸皂隸臣興臺各分其采邑以養家族舉國之食租衣稅者臣將軍之臣民將軍之民久矣夫不復知有王室矣德川氏興投戈講藝文治蒸蒸親

藩源光國始編大日本史立將軍傳家臣傳以隱寓斥武門尊
王室之意又以爲伯夷者非周武而忠殷室者也因躬行讓國
慨然慕其爲人爲之立祠於家光國又嘗表章楠正成之墓其後
山縣昌貞高山正之蒲生君平或伴狂涕泣或微言刺譏皆以
尊王之意鼓煽人心昌貞號柳莊甲斐人嘗著柳子十三篇以
振孫子首篇曰正名謂名不正則言不順
今以神聖大統之所屬億兆瞻仰之所歸屈於一武人名之不
正孰甚焉後與竹內武部聚徒講武有上變者告其考究江戶
甲斐兩城要害舉動非常卒坐是依誅正之字仲繩上野人慷
慨多奇節有泣癖語主室式微則泣聞邊防有警則泣訪南朝
蒙塵諸將殉難之跡則泣譚孝子節婦忠臣義僕之事則泣每
入京師必先至二條橋遙望闕稽首曰草莽臣正之昧死再拜
後西游自刃於久留米旅寓君平名秀實下野人嘗作今書論
賦役之弊作山陵志以萬尊王作不恤緯以萬懷夷路過東寺
見足利尊氏像大聲數其罪鞭之數百乃去上書幕府有司以
非布衣所宜言議處之重法有解之者乃免君平自此號默然
齋不復言事既而源松苗作國史略賴襄作日本政記日本外史崇
王黜霸名分益張而此數君子者肖子賢孫門生屬吏張皇其

說繼續而起蓋當幕府盛時而尊王之義浸淫漸漬於人心固
已久矣外舶紛擾幕議主和諸國處士乘間而發幕府方且厲
其威棱大索嚴錮而人心益憤士氣益張伏蕭斧觸密網者不
可勝數前者駢戮後者耦起慨然欲伸攘夷尊王之說於天下
至於一往不顧視死如歸何其烈也迨幕府愈治愈焚威力日
絀薩長肥土諸藩羣起而承其敝而諸國處士又潛結公卿密
連大藩以領幕府逮乎錦旗東指幕臣乞降而中興功臣之受
賞由下士而躋穹官者相望於冊又可謂巧矣故論幕府之亡
實亡於處士德川氏修文偃霸列侯門族生長深宮類骨緩肉
柔弱如婦女卽其爲藩士者亦皆顧身家重祿俸惴惴然惟失
職之是懼獨浮浪處士涉書史有志氣而退顧身家浮寄孤懸
無足顧惜於是奮然一決與幕府爲敵徇節烈者於此求富貴

者於此而幕府遂亡矣前此之攘夷意不在攘夷在傾幕府也後此之尊王意不在尊王在覆幕府也嗟夫德川氏以詩書之澤銷兵戈之氣而其末流禍患乃以春秋尊王攘夷之說而亡是何異逢蒙學射反關弓而射羿乎然而北條足利織田豐臣諸氏皆國亡而族滅獨德川氏奉還政權以後猶分田授祿賞延於世而東照之宮日光之廟朝廷猶歲時遣幣以祀其先斯又諸士之所以報德川氏者也若夫高山蒲生諸子明治初年下詔褒贈賞其首功烈士之靈九京含笑亦可以少慰也夫一在庶人議政倡國主爲共和尊王之說自下倡之國會之端自上啟之勢實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務順人心既亡幕府恐諸藩有爲德川氏之續者又務結民心故國皇五誓首曰萬機決於公論論者曰此一時權宜之策適授民以議

政之柄而不可奪數年以來叩關求請促開國會者紛然競起又有甚於前日尊王之說余嘗求其故焉蓋自封建以後尊卑之分上下懸絕其列於平民者不得與藩士通婚嫁不得騎馬不得衣絲不得佩刀劍而苛賦重斂公七民三富商豪農別有借派間或罹罪並無頒行一定之律畸輕畸重唯刑吏之意小民任其魚肉含冤茹苦無可控訴或越分而上請疏奏未上刀鋸旋加瞻仰君門如天如神窮高極遠蓋積威所劫上之於下厭制極矣此鬱極而必伸者勢也維新以來悉從西法更定租稅用西法以取民膏矣下令徵兵用西法以收血稅矣編制刑律用西法以禁民非矣設立學校用西法以啟民智矣獨於泰西最重之國會則遲遲未行曰國體不同也曰民智未開也論非不是而民已有所不願矣今日令甲明日令乙苟有不便於

日本國志卷三
民則間執民口曰西法西法小民亦取其最便於己者促開國會亦曰西法西法此牽連而并及者亦勢也重以外商剝削士民窮困顯官失職之怨望新聞演說之動搖是以萬口同聲叩闕上請而不能少緩也爲守舊之說者曰以國家二千餘載一姓相承之統緒苟創爲共和不知將置主上於何地此一說也爲調停之說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爲一人苟專爲一人有興必有廢有得必有失正唯分其權於舉國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爲萬世不墜之業此又一說也十年以來朝野上下之二說者紛紜各執卽主開國會之說爲遲爲速彼此互爭或英或德又彼此互爭喧嘩囂囂競曉曉未已而朝廷之下詔已以漸建立憲政體許之民論其究竟不敢知矣

日本國志卷三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孫祖燕校

丁立誠校